

“34亿人口”不只是笑话

赵志疆

今日论语

日前,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接受采访时透露,一个涉及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

城市新区曾被视为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特效药”,但在城市新区盲目扩张、无序生长的过程中,其本身反而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病”,不仅造成大量资源和财富

浪费,而且背离了国家设立城市新区的制度初衷,越权审批、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现象也层出不穷。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尽管国家发改委对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新区进行过多轮整顿,城市新区过多过滥的现象仍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既与急功近利的城市管理思维有关,又与政出多门、令行不止的监督制约机制有关。城市新区的“新”,不仅体现在新建的各种建筑,更应体现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理念,这恰恰是不少城市新区欠缺的。建设城市新区的过程中,“一年成名,三年成型,五年成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之类口号屡见不

鲜,无视城市发展规律而一味追求速度的建设,本身就是对城市新区的错误理解。建设城市新区不仅需要具备基础条件,而且需要满足城市的实际需求,但在盲目追求速度的城市新区大比拼中,光鲜的外表成了唯一的评判依据,忽视城市实际需求的结果是,不少城市新区外表如出一辙、内在毫无新意。这种闭门造车式的城市规划带来的最大“成果”是,人为制造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概念、推出了一片权力撮合的投资热土,由此不得不使人怀疑这种规划的初衷。

与地方政府规划建设城市新区的热情相比,针对新区建设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明显滞后,这一方面体现在规划多来自领导意志,缺乏

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彼此交叉,却又相互独立,难以真正对权力形成制约。城市新区乱象首先就体现在科学规划之失,在落实“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的科学规划程序之外,有必要改革政绩评估体系、强化违规越权审批的责任追究,以此来确保城市新区真正成为符合城市需求的社会共识,而不是领导一厢情愿的心血来潮。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出发,城市新区不仅应有清醒的定位,而且应具备科学的布局,以此为基础,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新思路,而不是增添新问题。

新民随笔

今天,你分享了吗?

邵宁

昨天,一位同事带来了自己在家刚刚烤制成功的鲜肉月饼,给办公室30多位同事分享。大家品尝后纷纷点赞:皮酥肉鲜,而且不添加防腐剂和各种色素香精,放心食品!还有人打趣道:再多做点,放到网上去卖,这种“私房鲜肉月饼”,肯定大卖。从分享到分享经济,只有一步之遥。

这年头,什么都可以分享,当然,大部分是有偿的。Uber(私家车搭乘)、滴滴快的,是分享汽车;Airbnb、小猪短租,是分享房屋;Wifi万能钥匙,是分享网络资源。连厨艺也可以分享。现在有好几个家庭厨房app都很红火,有的是在网上招募一两桌食客来家里吃饭,有的是做好饭菜给客人送上门。退休大妈原本整天在厨房忙活,也听不到一句好的,现在不仅能赚钱,还天天被一帮90后夸“阿姨做饭特别香”“味道超赞”,一下子感觉上了天,于是她们不再跳广场舞,专心在家买汰烧。这真是搭上了分享经济的快车!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商业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然而,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法律监管带来了新课题。正如汽车分享遭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厨艺分享或饮食分享,也成为我们餐饮业监管的盲区。那些招募客人到家里来付钱吃饭的,是不是无证经营?尽管主人声称食材都是最新鲜的,但食品安全能不能真有保障?同样,弄堂口的盒饭摊不能摆,但是通过网络预约,在家里做好饭菜后打包送到写字楼就可以?

其实“饮食分享”很多年前就有。几十年前,一户人家包了馄饨,不是给弄堂里许多邻居每家送一碗去吗?不是还有的双职工小孩到邻居家搭伙午饭,每月付给邻居一点餐费吗?然而,这是分享,是互助,不是分享经济。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分享经济风头正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其野蛮发展。如何对互联网+时代这些全新的商业行为进行研究,既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又要制定新的规矩,新的监管模式,是值得立法和政府部门考虑的问题,而且迫在眉睫。

新民新语

赞和踩

易蓉

在分享各种内容到朋友圈的时候,人人应该都是希望收获“多多益善”的“赞”和正面评论的吧。不过,有时候真心想与人分享的原创观点、灵感之类自认为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正能量的内容,获赞情况却凄凄惨惨,远不如一张经过美图的心机自拍。什么意义、价值、正能量似乎都比不过“赞”的号召力,无奈啊……

有人说,微信的朋友圈完全体现了社交单向度的特点。所谓单向度就是说只有肯定,没有否定或者批判。人们在朋友圈里期待着各种好友的点赞或肯定,相对来说在“圈”里也很少对别人的原创发出否定的评价,没有谁会傻乎乎让更多人有机会围观自己的计较或是攻击不同的立场。

所以“圈”里一眼望去的和谐,似乎真的勾勒了一个单向度的空间。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阐明观点: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统治已取代了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他认为社会正在失去双面性,而变成一个只有肯定、没有对抗的单向度空间,人们的日常思维也将趋向一个维度、一个色调、一种声音,而丧失了具有创造性社会批判功能的那个向度。

微信、微博的点赞来自Facebook,这种只有“like”(喜欢)按钮的单一布局鼓励用户在社交平台上通过慷慨表达喜欢来实现一种互动,久而久之形成了“只会点赞”的习惯。曾有评论说Facebook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推出“踩”的功能,不过现在这个评论将被打破。几天前,扎克伯格宣布,“dislike”(不喜欢)按钮即将推出,让用户在“不是每时每刻都是好时刻”的时候表达同理心。此举一出,忧声一片。大家开始担心,当“踩”的按钮出现,是否会有更多网络霸凌发生,就像一片嘘声带动更多负面情绪的时候,被评论的人是否会受到更多不公平的指责,是否能承受来自负面评价的压力。

“踩按钮”的措辞尚未被确定,据说可能是sad(忧伤)或sorry(同情)。无论是什么,这个即将打破社交单向度的按钮和它的威力都值得拭目以待。

微信朋友圈是私家后院吗

日报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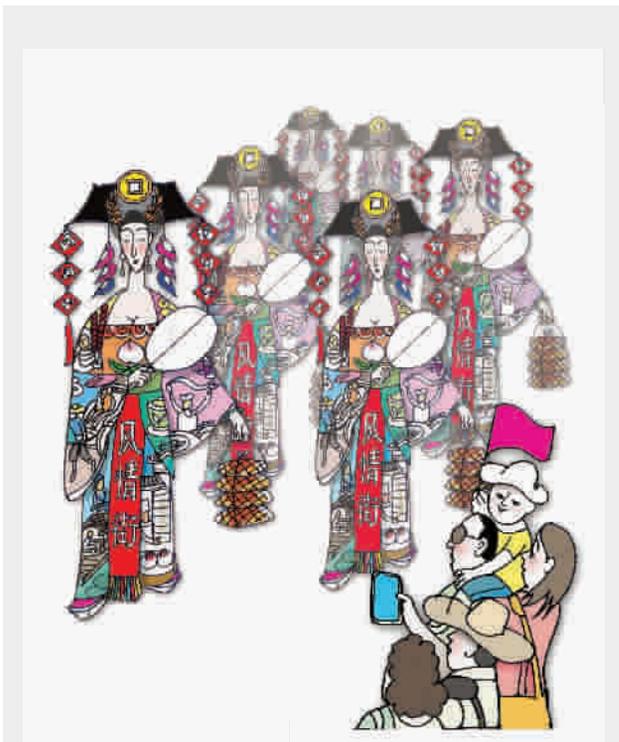
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炸开了锅。信中,孙老师声明要和自己的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郝相赫被“逐出师门”,是因为“公然”在朋友圈上对北大教授阎步克和人大教授韩树峰出言不逊,称阎老师是“垃圾”。

此事涉及一个还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在互联网环境中,公与私的界限到底在哪。

在网络的大数据环境下,“记忆是常态,遗忘是例外”,这是就时间而言;空间上也是如此,凡是你发到网上的东西,陈年的人人相册也好,一条你认为只有好友才能看到的“朋友圈”也好,都可能被传至意想不到的范围,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郝相赫在回应里说自己的朋友圈言论被公开,像是饭局谈话被偷拍。其实,这两件事不完全一样。在互联网发声,既不同于传统的私人活动,也不同于传统的公共活动。它的起点可能是私人性的,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一些特质——信息能长期保存,广泛传播等,最终会有公共性的后果。

对看热闹的人来说,郝这种敢于冒出来的刺头,孙这样苦口婆心的旧式师长,以及躺枪的阎步克教授,他们除了“制造”新闻和谈资之外,也让人思考公与私,自由与自律的边界。(程曼祺 刊今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有删节)



千人一面风情街

雷同的酒吧、炸鸡排和工艺摆件,相似的蒸糕、水摇船,看似各具风情,实则“千街一面”。在一项调查中,62%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各地的风情街长得都一样。 天呈 画

自由谭

从媒体上陆续看到有关全科教师和全科医生的议论,可见,这一涉及教育和医疗改革如何深入的重要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日程上。

我是接受过全科教育的,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在常熟路小学的前身私立立志小学读书,直到五六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和数学都是同一老师教的。像周其洁、张怀清这些老师,都有这种本事,把文理科都能教好,可见当时小学教师的水平,难怪后来她们都成了“名师”。至于来沪前在小县城,不仅老师很少只教一门学科,就是教室的使用,也常常是“复式”的。这种因陋就简的做法充分调动和利用了有限的资源,数十年来,广大乡村教师在这方面是立了功的,

教卫领域说“全科”

过传忠

他们都可以称得上“全科”教师。

至于医疗,一度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赤脚医生”、“全科”医生,不论是内科外科,各类疑难杂症,都得拿下,有的还会针灸推拿,甚至连接生都不在话下。中国这么大,缺医少药的局面何等严峻,几十年来医疗卫生事业能逐渐普及,全民的平均寿命能有明显提高,是离不开深入基层的“全科”医生的。

那么,现在如何呢?是否真到了资源已十分雄厚,不再需要“全科”兼管的阶段了呢?好像也不是。报上不是常报道某些地方的小学生仍要步行几十里路上学吗?

医生也一样。现在不要说农村,

就是城市,病人不也成群结队往三级医院跑吗?有些社区医院提高了质量,甚至尝试了“登门就诊”的改革措施,颇受居民欢迎。但对医生来说,却也必须熟悉多科,全面服务。

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分工越来越细,这是方向,因为钻研总要越来越深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一刀切。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这样涉及全民的事业,大头总是在基层,在普及,要解决的首先还是基础问题。宝塔是一层层造上去才到山顶的,我们这些年是否过于看重这个“尖”了?幼师、中师的取消,我总觉得过早。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有本科学历,当然好,但教学质量是否就真提

高了呢?尤其是教学的针对性和适应力,怕未必,弄不好还会感到“怀才不遇”呢!医生也一样,倘若眼睛都盯着“尖端”,无人再把精力扑在浅层的起码的科目上,那最普通的事谁来管呢?“小儿科”毕竟少不了,“万金油”多少年了仍畅销,说明人们对它们有需求,少了它们不成。现在有关部门再来抓“全科”的事,是重新提倡“雪中送炭”的举措,比锦上添花更为重要,体现了实事求是。

有人把“全科”的“全”理解为“卓越”、“全能”,希望由此培养出大师级的多面手,愿望虽好,这种理解却未必妥当。我认为,“全科”人才,首先是为了急救,为了适应国情。

国家这么大,人口那么多,遇事无论头尾,都不能不顾,也不能偏。但愿“多科”教师和医生的兴起能把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改革切实地推进一步。